

花火

忆若
清风著

与君执手 画倾城^(上)

这是一场祸国倾城的凄美之恋

步步惊心
步步成殇

连续一年占据晋江月度榜、季度榜、年度榜
花火杂志火爆推荐
古言新秀「忆若清风」
华丽开山一侠柔凄美言情

她是冷酷无情的

绝艳杀手

他是隐忍腹黑的

病猫王爷

万金悬赏，她遭遇了他！
他说『王妃？』
还是王妃？

原来当所有人都说
还有你陪我懦弱，历史

忆若
清风 著

与君执手 画倾城

(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忆若清风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君执手画倾城. 上 / 忆若清风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13-4198-7

I. ①与… II. ①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310 号

与君执手画倾城 (上)

责任编辑 崔 丹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刘 艳 梦 柔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欧雅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198-7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楔子

001

月都卷

流萤误入王府园

第一回

碧玉飞针代揭榜

005

第二回

单枪匹马探王府

013

第三回

来而不往非礼也

029

第四回

王妃还是阶下囚

037

第五回

替身王妃

045

第六回

索命密函

061

第七回

棋差一着

067

第八回

梨涡梨花糕

081

第九回

炎舞小夜刀

089

第十回

谁心知我心

097

第十一回

黑幕傀儡师

107

第十二回

以血留你心

119

花都卷

几回魂梦与君同

第一回

花都行

131

第二回

吻销魂

145

第三回

险中情

159

第四回

故人来

173

第五回

相见欢

185

第六回

一戏紫衣

203

第七回

阴磷劫火

213

第八回

此方彼方

221

第九回

公子之死

231

第十回

二戏紫衣

239

第十一回

一命还一命

247

第十二回

来生真倦情

255

第十三回

酒语诉旧梦

267

江湖上有一种人，他们或许是一个人或许是一个组织，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以杀人来赚取钱财，只要雇主出足够的金银他们便替雇主杀人灭口，于是，江湖中的人称他们为“杀手”。

而近些年，江湖上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组织，他们不归属于任何江湖门派，也不在朝廷管辖之内，他们只收钱杀人，杀人之后便消失无踪。

没有人知道他们扎根在哪儿，亦没有人知道那个组织里一共有多少杀手。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杀人的技艺堪称一绝，他们瞄准的目标无一失手；他们不仅杀江湖中人，还杀官府要员，一句话，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他们就没有杀不了的人。

他们的出现不仅搅得江湖人人自危，更让居庙堂之高的大臣官员们心惊胆战。

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江湖之中庙堂之上便流传着一句密语：“宁动太岁头上土，莫插暗花流一足。”

暗花流，便是这个杀人组织的名称。

京都。

逍遥门分坛。

“嗖嗖嗖——”一阵劲风刮过，一名奔跑逃窜的男子便颓然倒地，只见此男子眼珠暴突且眉心正中还插着一根三寸长的银色细针。

“第二十二个。”

说话的女子一身火红的绸缎袍子，秀发及腰，只梳了一个简单的发髻，发髻之上插着一支碧色的玉簪，她以一种极为轻松的态度俯视着满院子的尸体，那乌黑的眸子里盛满了冷意。

女子抬头环顾这豪华的庭院，一道高墙圈起来的是逍遥门分坛一门几十条人命。再抬头看看屋顶，一名黑衣男子蜷坐其上正兴致勃勃地舔着刀口的鲜血，眼神中有说不出的快意和火热。

转过视线，另一名少年模样的家伙正跷着二郎腿坐于客厅之中品着分坛坛主新泡的名茶，桌子边横七竖八地倒着数十人，个个面色发青口吐白沫。

突然，喝茶的少年指着院子中央说道：“啊，居然还有一个活的。”话音未落，两道疾风顿起，一道源于屋顶，一道来自庭院中的女子。

发着寒光的刀刃在空中飞旋舞动，如梭如影；而女子则不动声色地一甩头发，发髻瞬间散落，柔亮的发丝滑过肩头，一支簪子破空而出以比刀刃更快的速度朝着人影飞驰，让人猝不及防。

电光石火之间，两种兵器以肉眼难以看清的速度直奔目标而去……

“刺——”玉簪准确地插进了庭廊的柱子。紧接着，咚的一声，刀刃插进了旁边的另一根柱子。

同一时间，目标人物也应声倒地。

屋顶的黑衣男子提气飞身而下，胸有成竹地闪到廊柱旁，但那一脸得意的神色在看见插进柱子里的玉簪和刀刃之后便很快隐了下去，之后男子还不忘咂咂嘴小声抱怨道：“为什么……我又慢了你一步？”

刀刃乍现的银光不沾一丝色彩，而玉簪则染了几丝殷红。

男子知道，是女子的玉簪先于他的刀刃刺穿目标的咽喉，一击毙命。

女子闻言，冷峭的唇扬起一抹弧度，打趣道：“莲，早和你说过不要和我比速度的。”女子笑着的时候两个浅浅的梨涡嵌在嘴角，方才眼睛中的寒冷即刻烟消云散了。

被唤做莲的男子委屈地努着嘴，不服气地拔出刀，走过女子身边的時候还不忘狠狠地刺她一眼，而且鼓着腮帮负气地吐出一句相当任性的话：“哼，我最讨厌你了。死萤火……”

萤火看着莲鼓得像包子的脸，原本染了冰霜的眉梢眼角一时间弯得比月牙儿还美，此刻的她正叉着腰笑得爽朗，那柳腰一弯，满头墨发随之垂落如瀑一般凭风吹拂，那笑声那身姿让染血的火红焕发出了另一种光彩。

静谧的月光洒在三人身上，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嬉笑怡情间，全然没有杀过人的迹象。

夜风刮过，从空气中吸入鼻腔的尽是挥之不去的血腥味。

本在厅内悠闲喝茶的少年不知何时晃荡了出来，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瞅了瞅负气的莲和笑意盈盈的萤火，懒洋洋地说道：“比也比过了，笑也笑过了，收工吧。”吸吸鼻子示意大家没事就赶紧撤吧。

“等等。”

只见萤火从宽袖中取出一个窄竹筒，竹筒全身通绿。她小心地旋开竹筒盖子，黑暗中，点点绿色的光在眼前一闪一闪，比星空中的任何一颗星辰都要耀眼美丽。

望着翩翩飞舞的萤火虫，萤火仰望绿意点点的夜空淡淡地说道：“希望这萤火虫的尾光能照亮你们的黄泉路。”

东边的晨曦之星已经开始闪烁，预示着夜晚即将过去。

新的一天，也会一如既往地到来。

见萤火虫散得差不多了，莲旋身翻上屋檐，半蹲着身子潜行在屋梁上，来回观望了一阵后就朝萤火和少年打了一个手势。少年见手势轻点了一下头，回头准备叫上萤火，但在他出声前就先听到了她的声音。

“泉，你和莲先走。”

泉捋了捋发并未开口，也未离去。

萤火轻幽地开口：“我想单独去一个地方。”

泉安静地看着面前红衣妖冶的萤火，挑了挑隐于碎刘海儿之下的眉：“七年了，你还未忘掉吗？”口气冷淡，且隐着些许微怒。

是啊，七年前她还只是京都平凡人家的一只雏燕，七年后，却变成“暗花流”的血腥杀手。

她的一切，早在七年前被人打落山崖之时就化成了泡影，如今更是身背几十条人命，她还有何面目去见他们？

泉左手食指轻轻摩挲着右手中指上的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颗发着绿光

的宝石，在宝石绿光的映照下他的影子如同一团飘浮不定的迷雾，比他的声音还要空洞飘忽几分。

“你该知道，在进暗花流的那一天，所有的前尘往事都该抛诸脑后。别再妄想去做回以前的慕容燕，现在的你只是萤火，到死都是。”

萤火最见不得泉板起的一张冷脸，她挥着手捂嘴笑道：“哎呀，我只是去宫颐府买梨花糕而已。”说着突然右手一抖，一根嫣红的长鞭自她袖口飞出，犹如毒蛇的芯子划空而过直奔插于廊柱之上的玉簪，长鞭一卷一抽，玉簪已捏在手中。

“这时间哪有梨花糕买？”泉一直都知道，她放不下以前的事，京都更是让她念念不忘。这次灭了逍遥门京都分坛不光是受命于雇主同时也有他的私心，他知道，逍遥门门主欠她的。

萤火眨着眼睛，嬉皮笑脸地拧眉抱怨道：“你不知道那宫颐府的梨花糕卖得可快了，次次都要排队，我现在就去铺子前蹲守，今天一定能买到的，嘿嘿。”

她笑吟吟地收起长鞭，快速地绾好发插好玉簪，火红的绸缎袍子腾地曳地而起舞出一道惊鸿。

待泉再看她时，她已立于房梁之上，嬉笑的神情在月影浮光下早已消失不见，转而一脸严肃：“之后，我定会亲自向主上交代。”话落，腰身一转，身姿飘然消失。

她何尝不知，已经回不到过去……

藏匿于全身各处长短粗细不一的银针以及一根嫣红色的长鞭玉曳鞭，便是她所有的东西，曾了结过的目标人物上至各州府都督，下至市井流民，杀人时出手狠绝不留余地，性格飘忽多变且喜甜食，于尸体前惯放飞萤火虫，故江湖人称——玉曳飞针萤火，在杀手排行榜高居第六的位置。

七年之后，她以萤火的身份再次回来，就是为了向那四个人讨回她所失去的东西。

月都卷

流萤误入王府园

第一回

碧玉飞针代揭榜

圣天朝分为四都，京城以及下辖十州并称京都；西北以都邑绵州为中心下辖七州合称风都；富庶的江南以都邑江州为起点沿江七州统归归都管辖；西南边陲六个州尽归花都所辖，都邑为云州。

时值圣天朝第十一位皇帝圣麟帝当政，即位七年，虽称不上旷世英主，但天下也算太平，百姓丰衣足食。

虽然圣天朝表面看上去一片太平安逸，实则背后激流暗涌。潜在的危险因素有三：一是，麟帝太过好女色搞得朝纲不正，为此招来不少朝中大臣的不满；二是，麟帝即位后一些前朝大臣不断被暗杀，一些忠心老臣纷纷离朝，据传言说那些江湖杀手皆受雇于皇帝；三是，三都亲王，风都硕王、月都逸王、花都睿王势力渐大，大有取而代之的迹象。

于是传言再起，说是蠢蠢欲动的暗流很可能会让七年前本要燃起，却被当时的太子即当今皇帝用高压政策强压下去的战火会再触即发……

京城南城门外。

城门口贴着一张悬赏通告，通告上画着一个风骚的婆娘，凤眼细眉，嘴角还点了一颗妩媚的朱砂痣，画像下面写着：“此人于前日灭了逍遥门一门几十条人命，目前犯案在逃，官府特悬赏五百两钦拿要犯……”

告示前一个红衣女子叉腰笑得爽朗，柳腰一弯，披散在肩头的青丝直垂下来，好不勾人。女子指着告示嘲讽道：“啧啧，才值五百两？官府实在太小气了。”

在告示前站岗的侍卫眉毛一皱，极不耐烦地对女子说道：“妇道人家休要对官府之事多加言论。”

女子小嘴一撇，嘴角梨涡荡起一片春色，娇憨道：“我只是觉得如果这杀人的女子真长得这样妩媚，何不找个艺馆卖艺或者找个好男人嫁了，去干杀人这等危险的事情真是傻得可以。”

侍卫举起手中的长枪一横，怒道：“妇人之见。”说罢，挥着手让女子赶紧走开。

女子一跺脚，小指轻撩发，丢给侍卫一个鬼脸，鼓着腮帮哼道：“不说就不说。”

走了几步，女子有意识地加快了步伐，因为要是再晃悠下去，她实在会忍不住上前去告诉那侍卫，其实灭了逍遥门一门的家伙根本不是那个样子。

比如俊朗温柔的莲，又比如冷漠疏离的泉，还有她冷艳桀骜的萤火，画不出七分相像也至少得像三分吧，结果搞得凶手像个风尘味十足的大娘，怎么看怎么觉得气愤。

朝着侍卫猛摇头，萤火这才想起，泉和莲已经离开京都回暗花流复命了，就她还在京城晃悠，若再不回去就要被主上处罚了，想起那些匪夷所思的处罚手段，萤火冷不丁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探知老爹被乡下的亲戚接了过去之后，燕子林也在七年间变化颇多，那个郊外的农庄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农田，一切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现在的京城，早就没有让她留恋的东西了。于是不再多想，萤火在集市买了一匹快马直奔暗花流。

月都、花都、京都三都交界处的某个村庄便是暗花流所在地，这是一个春天嫩绿满枝丫、夏天山花遍地、秋季会收获一地金黄、冬季白雪漫漫的小村庄。

一匹小黑马不疾不徐地朝小村庄跑来，马上的红衣女子嘴叼狗尾巴草一派轻松的模样。“嗖嗖嗖——”三支竹箭夹着劲风从林间蹿出直奔女子的面门。

见势，女子双腿一夹马肚，借力腾起飞身离开马背，在空中旋了几

圈稳稳落地，落地之时身后的马儿也随之倒地。女子回头一看，马身上的要害处插满了银针。

女子望着林子深处猛一跺脚：“喂，见面礼不用给得这样足吧？”

林子深处，竹叶微动，飘落的竹叶旋落间拉出了一个碎影，少年一袭水色衣衫，面容俊逸，眉眼间带着清淡的冰山冷冽气息，嘴角含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女子不答理少年，径直走到死状惨烈的马儿身边，指着马儿不满道：“这匹马好歹也花了几两银子，我还没进村子你就让它死掉了，这不是要我走进去？”

少年扬唇一笑：“我可以背你啊。”口吻轻淡却极为撩人。

女子笑容瞬间僵化，一些记忆，一些碎片，毫无预兆地闯入他们的脑海。

在片段里，少年背着竹篓在峭崖山谷寻找稀世药材，可就在一株毒草前，一个全身血淋淋的女子却正好压在毒草之上。

女子面色发白，双眸紧闭，卷翘的睫毛似乎在雪瓣滑过的瞬间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女子的模样一点儿都不惹人怜，少年见过的惨烈画面远比这多得多，可少年却鬼使神差地救下了女子，瘦削单薄的脊背竟背着浑身是血的女子走了那么远一段山路。

他们的相遇全然不知结局，而那一年少年也才十四岁，即使七年过去，她变了，他也依旧是那张少年脸，明明已经二十出头了，可看上去还是她初睁眼时看到的清俊少年模样。

他不知道她是不是会记得那些微末细节。如果记得，她会把它们摆在哪里？至少他是摆在心里的。

他还记得，她模糊地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救……我的孩子。”

他的回答则冰冷得不带一丝感情：“没的救。”

眼泪汹涌，却听不见哭声，哭了很久她才低低地恳求道：“那帮我落胎吧。”

落胎之后，她偏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原来，杀一个人是这么的容易。”眼泪从眼角滑落，依旧无声。

他一直看着那瘦弱而又倔犟的背影，说不清是心疼还是同情，他还记得自己这样告诉过她：“只有疼痛才能让人记住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听完，她翻过身子，对着他冷淡一笑。好看的眉眼，好看的梨涡，只是那眼神，像浸溺在雾水中一般，隔绝了尘世，隔绝了伤痛，仿佛那段鲜血淋漓的记忆已经掏空遗漏了一般。

心抽空了之后，她和他一起，成了冷血的杀手，她是玉曳飞针萤火，他则是毒公子泉。

“刺——”一根银针被萤火从马身上拔了下来：“泉，你别闹了，我还赶着回去跟主上交代呢。”

“交代？”泉托腮思索着，随后轻快地说道，“不用了，我已经替你交代过了。”

萤火面无表情地看着泉，好似在等着他的下文。

泉踱步过来，蹲在马的尸体边，一根一根地把银针拔下来，那些刺得太深的银针则被他用掌力打进了马身体里。

不一会儿，七根染血的银针被整齐地摆在地面上，数着那些银针，他略有所思地笑道：“原来七根针才能取一匹马的性命，看来马比人顽强一些。”

萤火眼中闪过一丝暗色，她并不打算继续深究这个话题。

“刹那生死榜没动静吗？”

“有。”说着，泉从袖子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递给萤火，“我帮你揭榜了。”

萤火展开一看，上面只写了简单的几个字和一串数字，她承认自己是先被那串数字给吸引的：“若杀此人赏黄金万两。”

见过不少重金悬赏的她也不禁为之一震：“黄金万两，真是出手好阔绰啊。”

她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能值黄金万两。

阅遍了榜文，只见简单的一句说明，看着，萤火不经意地笑了：

“呵呵，真是好大的来头呢……”

蹲在地上的泉似乎对她的话没什么反应，自顾自地在研究着银针，半天才蹦出一句话：“逍遥门在月都还有分坛，正好此次一起去灭了吧。”

原来这小子还念念不忘这茬，萤火闻言怒气直往上冒：“你少自作主张了。”

萤火太明白泉心里在想什么了，她的仇他说过要陪她一起报的，可她却不想。把榜文重新折好塞进泉手里，萤火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揭这个榜了？这个任务我不接。”

泉一听，扭头看了一眼萤火，而后又转回去继续拨弄着银针，玩得慢条斯理，好似一点儿也没被她的不满情绪给影响到。

“我留了你的碧玉飞针在榜上，你知道擅自撤销任务会付出什么代价吧？”语毕，银针麻利地在马的穴道上来回穿刺，针针奇准。

代价？萤火当然知道揭了榜又弃榜的代价。

“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就是刹那生死榜的来由，而杀手去杀一个人，需要花大量时间寻查，但是出手解决只在瞬

间，也就是说刹那便能左右一个人的生死。

但如果你因为悬榜的巨额赏金而选择过强的对手或超过了自身能力的范围，你也不能因此弃榜，要么完成任务要么被杀。如果被杀，那张榜会被再次张贴出去，等待有能力有信心揭下的杀手。如此反复，这便是暗花流刹那生死榜的铁血规矩。

而碧玉飞针是萤火的代表物，一旦插上榜，不论是谁，她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

萤火开始悔恨自己当初为何把银针留给了泉，可就当她还在后悔的时候，一旁又传来泉冷清至极的声音：“这次任务我会和你一起去的，不会完不成的。”

萤火长长地吸了几口气，一根三寸长的银针在手上翻动，思考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从泉手中抢了榜文塞进袖子。

“你给我老实在这儿待着，这任务是我的，万两黄金我可不想分你一半。”说完，萤火还不忘朝泉的背影抱怨几声，“本来可以骑马去的，你看现在……哎。”

她才走了几步，身后再次传来泉疏离但柔软的音调：“我说过我会一起去。”顿了一下，又怕萤火误解，于是补了句，“赏金全归你。”

萤火定住脚步，眼角余光瞥去，泉依旧冷着脸，但冷脸上的表情却出奇地认真。

她双眼一沉，嘴角扬起一抹冷笑：“我死了，你再揭榜吧。”嘴角扬起的笑意仿佛一切都掌握在她手中似的，眸色清亮，语调不瘟不火不掺杂任何多余的情绪，而后她又认真地补了一句，“还有……我的仇，我自己会报，你小子少插手。”

说完，红色妖艳的身影转身离去。

看着那抹红渐渐远去，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俊秀的眉眼甚至有一种失落一闪而过。

手顺着马背一摸到底，刺刺刺，一股青烟冒起，马的尸体一下子就被溶解开了，只不过几个眨眼的瞬间，就什么都不剩了，泥地上遗留了一摊毒水，毒水中还冒着袅袅的轻雾，轻雾缭绕间，映着泉孤寂单薄的身影。

刹那生死榜上，一根银针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刺眼的光，只见银针定定地插在一个名字上——

夕拾。

名后注解：月都逸王。